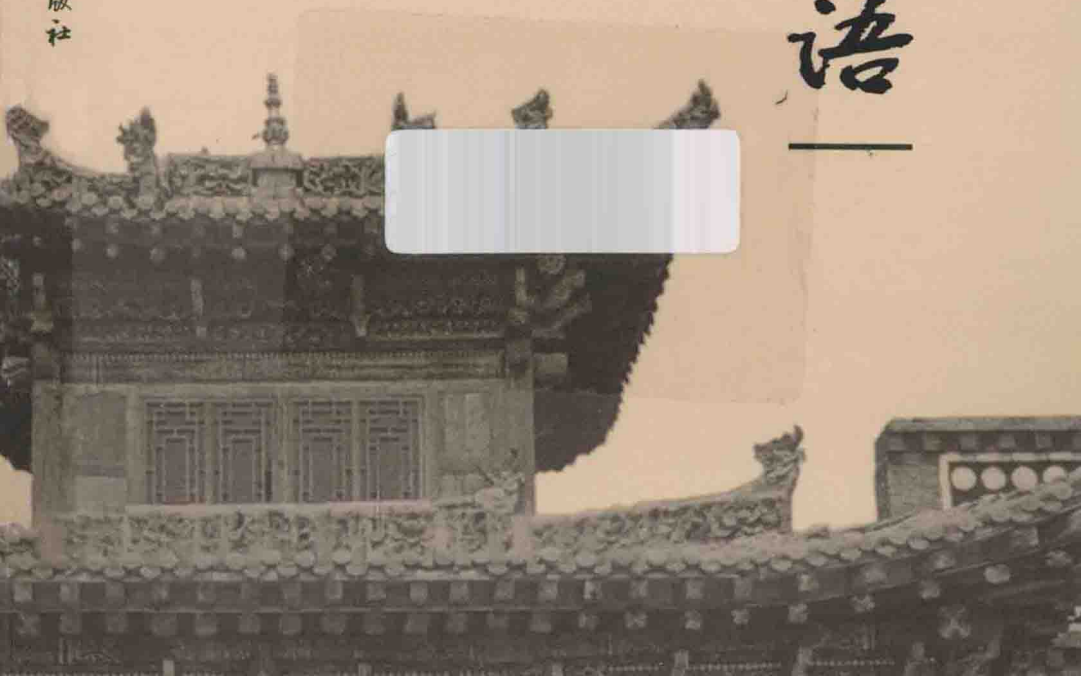


—
青海方言俗语
—

◎ 谷晓恒 李晓云 著

◎ 语文出版社



青海方言俗语

程社傲题



QINGHAI FANGYAN SUYU

◎ 谷晓恒 李晓云 著

 语文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海方言俗语 / 谷晓恒, 李晓云著. —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80241-833-2

I. ①青… II. ①谷… ②李… III. ①西北方言—方言研究—青海省 IV. ①H1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5924号

-
- 责任编辑 章承董
装帧设计 李建章
出版  语文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51号 100010
电子信箱 ywcbisywp@163.com
排版 语文出版社照排室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语文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规格 890mm × 1240mm
开本 A5
印张 11.625
字数 302千字
版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定价 35.00元

 010-65253954(咨询) 010-65251033(购书) 010-65250075(印装质量)

序 一

程祥徽

2013年盛夏，我出席谷晓恒院长发起并主持的第一届语言接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离开西宁，谷教授专程赶赴机场送行，并赠我一部他与夫人李晓云教授合著的《青海方言俗语》书稿，邀我作序。我在飞机上浏览了一下目录，发现这部著作议论的话题与语言接触研讨会的主题紧紧相扣，书中引用的一些以方言形式出现的俗语、反映不同民族生活和性格的语料深深吸引着我、打动着，把我带回到曾经生活过二十多年的青海农村、牧场和民族交汇的地区。回到澳门仔细阅读全书，更被无数充满生活情趣的例证和鞭辟入里的理论分析所折服。晓恒教授在他提交给研讨会的论文中说：“目前，对于方言的研究更多地是关注其语音系统和词条的搜集整理，对其语汇也只有少量个案研究，而对于方言俗语这一块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更尚属空白。这种研究现状与青海方言独特的价值是极不相称的。”《青海方言俗语》正好是一部填补这方面空白的力作。

在可以看到的一些汉语词汇学著作和《现代汉语》教科书中，“俗语”通常与“单音词—多音词”“同义词—反义词”等相提并论或并驾齐驱，共同组建成汉语的词汇系统。在讲述“俗语”的时候，常常在“俗语”之下细分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成语等项，然后列举例证，说明它们的特征，例如谚语侧重在社

会生活的经验总结，歇后语如同给一则谜语设置巧妙的谜面，等等；再要获取深进一层的含义却是欠奉了。《青海方言俗语》扩大了我们对汉语词汇的视野，让我们不仅可以区分谚语、歇后语等之间的不同，获知每一个“个案”（谷晓恒用语）的含义和用法，而且能从文化层面去感受、领会“个案”的深层意义。

其实俗语是语言运用的产物。一些俗语通过语用的渠道已经进入全民语言的词汇系统，还有更多的俗语正在向全民语言的词汇系统进发。俗语的生存条件离不开语用，离不开具体的交际环境。用理论语言学的话来说，俗语是从“言语”出发奔向“语言”系统的言语形式。因此，俗语承载着具体地区的人文特征，充满具体的方言特色；在语言接触地区，则附着着语言交汇或语言接触的特点。《青海方言俗语》以十分丰富的事例说明了这一点。这部著作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不作“人云亦云”的转述，而是深入民间获取第一手资料，写成一部具有独特个性的语言学著作。

当然，《青海方言俗语》接受了汉语词汇学研究的许多已有的成果，例如俗语包含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成语几种形态，它们各自具备不同的特征，等等。但《青海方言俗语》更是一部文化学著作，尤其是一部表现语言交汇的特色、散发着地域芬香和民族芬香的俗语著作。它给汉语词汇学园地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是一部属于社会语言学范畴的力作。相信它的出版会给词汇学研究带来积极的影响。

序 二

贾晞儒

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其间，各民族杂居相处、我来你往、此消彼长，不同程度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有的民族虽然早已消亡，但他们的“足迹”还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遗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特别是隐匿在青海汉话里面，只是因为时间渺远，历经世变，当代人尽管为这里的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形成的斑斓多彩的美妙图景所感叹，却难以辨析个中滋味，甚至对其渊源毫无所知。以我个人在青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体验而言，青海各民族语言及其负载的文化所构成的“语言文化图景”如同百花盛开的花园，其中，青海汉话就是这个花园里的“聚花果”。因此，研究青海汉话，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揭示青海历史奥秘，研究青海民族关系发展史，展现“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画卷的最好途径和方法。

青海汉话，不言而喻就是指世居青海的汉族所操的汉语言。但是，这里的汉族是自汉代，特别是明代以后，由于战乱、屯垦、流放、自然灾害等原因，从中原、江淮等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先后迁徙而来的说着不同汉语方言、带着不同地域文化的汉族居民。显而易见，迁徙于斯的各地的汉族不但要相互交往，而且也要与当地原有的民族居民接触往来。在这样长期的、十分频繁

的往来中，必然产生语言接触影响，促进这一地区的不同汉语方言间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同时也会受到当地原有民族语言的影响。在这种语境之下，最终形成了既有别于汉族全民语言普通话，又不同于他们故土的地方话的“青海汉话”，并且随着历史的演进，这里的汉民族逐渐成为本地的主要民族之后，其语言也就随之具有了当地“民族通用语”的社会功能，成为这个特定地区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化的“聚焦镜”。因此，研究青海汉话对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和研究，特别是对于汉语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会为民族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民族历史、民族关系史、民族文化等的学科提供鲜活的语料和佐证。张振兴先生说：“如果有可能不妨也读一读方言词典，或集中读一读方言词典里的某些部分、某些条目，这是有很多实际好处的。”（《兰州方言词典·序言》）我想，他的这句话也就是这个意思吧。晓恒、晓云二位教授合著的《青海方言俗语》一书的出版，契合了这种学术期盼。

对于青海汉话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前几乎无人问津，直到1980年才有程祥徽先生发表在《中国语文》第二期上的《青海口语语法散论》和1987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成材、朱世奎合著的《西宁方言志》两个成果的问世，实属开山之作！它们的发表和出版，引起了人们对青海汉话的关注，开启了青海方言研究的行程，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关于青海汉话研究的一些文章和著作的陆续发表和出版。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直到今天还未形成规模，专门的研究机构也只有青海民族大学由谷晓恒教授主持的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一家。研究队伍十分单薄，基本上都是有志于青海方言研究的学者个人之所为，没有比较稳定的团队，更无政府部门的参与。晓恒教授和晓云教授正是其中的代表，他俩多年来赴牧区，下农村，走家问户，逢人切磋，日积月累，搜集了大量的语言材料，为这部书的撰写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青海方言的形成、特点及深邃的

地域文化意蕴做了精到具体的分析，不但为专业研究人员展开了一个新的方言场景，扩展了研究的思路，而且也让非专业人员读得懂，读得津津有味，不像一般方言著作那样艰涩。读者能在其缕述中真切地体验到青海汉话的独特风貌，看到一幅五彩缤纷的奇妙画卷：作者从语音、词汇、语义和语法结构，以及作为“语言文化定型单位”的俗语、谚语、歇后语等方面，纵横相映、层次有别地勾勒出文化意蕴深厚的方言景观，令我们感到盎然有趣，恰如走进了百花绽放的世界，不禁叹为观止矣！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每章之后都附有相关的丰富语料，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青海汉话的真实面貌，而且也展现出以其为载体和表现形式的青海地域文化特点，使读者置身于这个语言、文化资源十分丰厚的语境之中，深切体验到这些“语言文化定型单位”的“神力”，从而认识到青海汉话不仅是汉语中一个具有地域特色的变体，而且是包括境内各少数民族在内的青海人民的共同精神镜像！从本书的论述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语言接触的历史概貌，而且也体会到了在这块神奇土地上的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事实。它不仅是一部方言学著作，而且对于民族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文化学等学科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是学术性、实用性兼顾的佳作。

总之，话不在多，实证翔实为信；言不在巧，言简意赅为真。这是本书的价值所在，也是本书的基本特点。本书定会引起国内外语言学家对于青海汉话研究的兴趣，也是学习青海历史，特别是青海民族关系史的好教材。故乐为之序。

2013年7月1日于西宁湟水河畔叟怡斋

目 录

第一章 青海方言概说	1
第一节 青海历史沿革	1
第二节 青海世居民族及其语言特点	11
第三节 青海汉语方言的形成	22
第四节 青海汉语方言的特点	25
第五节 青海汉语方言研究状况	33
第二章 青海方言俗语的界定及其特征	38
第一节 古人对俗语的认识	38
第二节 今人对俗语的研究	40
第三节 青海方言俗语的范围	42
第四节 青海方言俗语的特征	48
第三章 青海方言中的谚语	51
第一节 青海方言谚语结构的基本类型	51
第二节 青海方言谚语的句法结构	53
第三节 青海方言谚语的语义特点及分类	60
第四节 青海方言谚语的修辞特点和表现手法	71
第五节 青海方言谚语的语用分析	78
第六节 青海方言俗语的文化特征	88
第七节 青海方言谚语选注	105
第四章 青海方言中的歇后语	149
第一节 青海方言歇后语的语法结构分析	149

第二节	青海方言歇后语的语义特征	161
第三节	青海方言歇后语的语用分析	170
第四节	青海方言歇后语与本土文化	177
第五节	青海方言歇后语选注	187
第五章	青海方言中的惯用语	216
第一节	青海方言惯用语外部结构的基本类型	216
第二节	青海方言惯用语的语法结构	219
第三节	青海方言惯用语语义分析	226
第四节	青海方言惯用语语用分析	233
第五节	青海方言惯用语的风格特点	240
第六节	青海方言惯用语理据举凡	249
第七节	青海方言惯用语选注	253
第六章	青海方言中的俗成语	269
第一节	青海方言俗成语的构成方式	269
第二节	青海方言俗成语的语义特征	278
第三节	青海方言俗成语的修辞特色	286
第四节	青海俗成语所体现的高原文化举凡	291
第五节	青海方言俗成语选注	302
第七章	青海方言俗语的民族性与地域性	313
第一节	青海方言俗语的民族性	313
第二节	青海方言俗语的地域性	327
参考文献	353
后记	359

第一章 青海方言概说

第一节 青海历史沿革

青海省位于中国大西北，地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因其境内有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而得名，简称“青”。青海省幅员辽阔，土地总面积达 72.12 万平方公里，是仅次于新疆、西藏、内蒙古的面积第四大省级行政区。它的东北面与甘肃接壤，南面与西藏、北面与新疆为邻，而东南面则与四川毗邻。同时，青海省又是一个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处聚居的省份，主要的少数民族有藏族、蒙古族、回族、撒拉族、土族。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报告显示，全省现有 5 626 722 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46.98%。在青海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挺拔的雪峰、星罗棋布的湖泊、如茵的草原、纵横交错的江河溪流、广袤无垠的大漠，共同编织出独具神韵的高原景观。除了雄奇瑰丽的自然风光，它的人文历史也同样多姿多彩，而在这绚丽珍贵的遗产中蕴含着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的语言资源，目前更是引起了国内外语言学界的高度关注。

一、先秦时期

青藏高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从考古发现来看，早在 3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青海的先民就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这里出现了灿烂的马家窑文

化。今天看来，在如此偏远且平均海拔近 3000 米的地方，远古的先民竟然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化简直不可思议，有专家甚至认为它可以与埃及的金字塔相媲美，是世界的“绝版”。青海境内马家窑文化的遗存很多，已挖掘的主要遗址就有近千处。“1973 年，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高 14.1 厘米，口径 29 厘米，系马家窑文化的珍宝。从 1974 年到 1981 年，在青海乐都县高庙镇东面两公里处的柳湾村的山坡上，近 2 千座墓葬和近 4 万件文物惊现于世，其中彩陶 2 万余件，最多的一个墓葬竟出土了陶器 91 件。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个原始氏族公社公共墓地。值得重视的是，柳湾墓地马厂彩陶不但以数量和花纹著称，而且一部分彩陶壶的腹下部，绘有各种不同的符号。这些符号是陶器制造者的记号？是代表氏族的徽号？还是我国最原始的古文字？对于这些内容的探讨，将为研究彩陶王国增添新的课题。”^①

据历史文献记载，我国古羌族与华夏族差不多同时形成，羌文化是和华夏文化同样古老的文化。先秦时期羌人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青海地区属于羌戎之地，正是古羌人聚居的中心地区。所谓“羌戎”，实际是对当时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众多部族的统称，这些部族在早期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而青海境内发现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一般被看作是羌人的早期文化。春秋战国时期，青海羌族各部落逐渐统一，并迅速发展，他们占据了以青海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历史上称为“西羌”，这时候的羌族主要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据东汉范曄的《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在羌人的发展壮大过程中，远在先秦时，青海历史上就出现了第一位有史书记载的英雄人物——无弋爰剑。

“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

^① 百度百科·柳湾彩陶博物馆 .<http://baike.baidu.com/view/950643>.

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剺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①

无弋爰剑是羌人的部族首领，在与秦人作战中被俘，并沦为奴隶，后来伺机逃脱，西行至三河（今黄河、湟水、大通河）交汇地带，被众羌拥戴为大首领。对于无弋爰剑的这种描述记载虽有些神话成分，却更使这位羌族首领蒙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无弋爰剑带领众羌发奋图强，他把从秦地学到的农牧业技术传授给大家，积极发展生产。随后他统一羌族部落，羌人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强大。爰剑后世子孙继承祖业，到汉代，羌已发展到有大小150个部落。

二、两汉时期

西汉初，汉王朝因经过长期战乱，经济凋敝，国力贫弱。为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从汉高祖到文景之时都实行对内休养生息、对外和亲的政策。然而此时北方匈奴势力空前强大，频繁袭扰汉王朝边境，对汉王朝形成夹击之势。匈奴挟制羌人臣服于己，并联络和怂恿羌人首领，从西边侵扰汉朝边地。匈奴与羌人遥相呼应，形成对汉朝的半包围，经常发动以掠夺奴隶和财富为目的的战争。青海羌人和西域羌人一时成为匈奴进攻汉朝的左膀右臂，成为匈奴人力物力的重要补给源，特别是青海羌人，成为匈奴侵扰陇西的重要臂助。西北边疆形势严峻，匈奴成为西汉王

^① 〔东汉〕范曄《后汉书》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65年版。

朝最大的祸患。

西汉王朝经过七八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快速发展。到汉武帝时，中央集权得以加强，国力日渐强盛，初步具备了解除边境威胁的能力。于是开始了“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①的战略行动。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为打通汉朝与西域诸国的交通，击退雄踞在祁连山一带的匈奴，骠骑大将军霍去病出兵西北，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等四郡。然而不久，因居住在河湟的羌人与匈奴勾结滋事，汉朝政府实行镇压，军队遂进入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击溃羌人众部后，汉王朝在今西宁市的位置建立了军事机构西平亭，这是历史记载中汉人进入青海的开端，也是青海省省会西宁市在历史上的最早建制记录。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大将赵充国率6万大军进军湟中。在平息羌乱后，为保证西部边境长治久安，他向朝廷提出了“罢兵屯田”的建议，并受命在河湟屯兵屯田，设临羌（今湟中县通海镇）、破羌（今乐都县老鸦城）、安夷（今平安县平安镇）三县。赵充国把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传播到河湟地区，开垦了大量荒地，并大力兴修水利和交通，大大提高了这一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同时，屯田军民与羌人交错杂处，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随着汉军的屯田和行政建制的设立，青海东部逐渐形成了一个汉文化圈以及汉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新格局，但此时青海西部仍是羌人游牧区。

西汉末年，王莽在青海湖的北边设置西海郡，并凿立“虎符石匮”，首次将青海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东汉建安年间，以西平为郡治，正式设置西平郡，从此西宁成为青海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① [东汉] 范曄《后汉书》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65年版。

三、魏晋时期

公元3世纪初，东汉王朝崩溃，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此时，甘青河湟地区的一些地方豪强和羌人酋豪企图乘机建立割据政权，而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出祁山北伐曹魏的同时，利用马超、姜维等与羌人的关系，多次遣军出松州开辟西线战场，河湟地区遂成魏蜀双方争夺的要地，魏蜀因此发动了长达数年的争夺和经营羌地的战争。“蜀汉建兴八年（230年），凉州刺史魏延率部进入羌中，与曹魏雍州刺史郭淮展开争夺甘肃南部和青海黄南地区的战争。延熙六年（243年），蜀以镇西大将军姜维领凉州刺史，与郭淮和夏侯霸大战于洮水之西，得甘青交界地区。与此同时，河湟羌人各部相结叛魏，响应蜀军。羌酋蛾遮塞在今青海民和县以南以西的黄河两岸，沿河设防，抗拒魏军，结果被郭淮所败。匈奴首领冶无戴率部在龙夷城（今青海海晏县境）抗击魏军，亦遭失败，后随姜维入川。延熙十二年（249年），姜维再攻西平，不克而退。延熙十七年（254年），蜀军攻占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临洮（今甘肃岷县）、河关（辖今青海贵德、循化县），迁其民户入蜀。此后，双方又多次战于洮河之西。魏、蜀争夺河湟地区的战争，前后持续了25年，直至蜀汉灭亡。自此，羌人与匈奴人的反抗遂弱，曹魏在青海东部地区的统治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①

汉魏以来，北方周边各族纷纷内迁，导致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高潮的兴起。公元4世纪初至5世纪30年代，我国历史进入了分裂割据的东晋十六国时期。在北方，匈奴、羯、鲜卑、氐、羌（即所谓“五胡”）等少数民族及汉族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政权，最主要的有十六国，其中，先后统治青海或在青海展开

^① 青海百科·昆仑在线 (<http://qhbk.qhkunlun.com/index.php?edition-vi>)。

角逐的政权有前凉、前秦、后凉、后秦、南凉、西秦、北凉以及吐谷浑等。

西晋末年，鲜卑族的吐谷浑部迁牧甘肃南部和青海，东晋时以青海南部为中心，建立了吐谷浑王国，并逐渐向青海全境扩展，其首都也从涨川（今甘肃甘南）先后迁到莫贺川（今青海贵南穆桂滩）、伏罗川（今青海共和），最后迁到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岸）。吐谷浑在青海立国长达 350 年，羌人等基本上被同化，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吐谷浑鲜卑融合体，从而也使本地区固有的氏族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而青海的这一时期也就被称作鲜卑文化时期，并延续到唐朝初年。

南凉是鲜卑秃发氏在青海境内建立的政权，虽只经历了三主十八年，但其在文化教育领域的突出成绩在青海历史上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南凉政权创建者秃发乌孤，据《晋书·秃发乌孤载记》所说：“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狐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秃发乌孤一方面“务农桑”，注意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向南发展，即由广武向湟水流域拓展。正当南凉国势日趋上升之时，乌孤因酒后骑马坠伤而亡。临终时，乌孤看到河西大乱，世子羌奴年幼，难当重任，因此让秃发利鹿孤继位。利鹿孤继位后，他对内继续进行政权建设，对外审时度势，利用矛盾，不断打击后凉，而对北凉、西凉和西秦、后秦等政权，采取了不同的对策，从而使南凉政权得以保持乌孤以来的发展势头。利鹿孤还十分重视南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以儒家文化教育子弟，对于外来的佛教，秃发氏也十分重视。隆安五年（401 年）十一月，高僧昙霍从河南来到西平后，大搞传教活动，以致南凉境内出现了“事佛者甚众”的场面。佛教在南凉传播，也是和南凉统治者的扶持分不开的。利鹿孤之弟檀不仅自己受昙霍的影响皈依了佛教，还在继位之后，让昙霍参加到南凉的政权中来，为自己出谋划策。

在南北朝对峙时期，被称为“荒服之国”的吐谷浑，力求与

南朝修好，与北朝相安。他们利用矛盾，巧妙周旋，主动与南北朝进行频繁的往来，既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又吸收了先进的文化，既发展了社会经济，增强了国力，又促进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对我国整个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其间，东魏的广乐公主、隋朝的光化公主以及后来唐朝的弘化公主先后嫁给青海吐谷浑国王。隋文帝统一中原后，准备统一吐谷浑。开皇初，大将军元谐率军数万西进青海湖，大败吐谷浑。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至青海东部，大宴于金山（今青海大通娘娘山），布置兵力，于覆袁川（今青海门源境内）大破吐谷浑，进而攻破伏俟城，吐谷浑退至青海西南。这是吐谷浑政权第一次遭受毁灭性打击，也是历代皇帝唯一到过青海的一次大事件，因此在历史上颇有影响。

四、唐宋元时期

唐代初年，吐蕃政权在西藏崛起，并逐渐向青海方向扩展，吐谷浑迭遭打击。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蕃大相禄东赞一举攻占青海全境，吐谷浑亡国。后来唐朝大将薛仁贵率军十万，与禄东赞决战于青海湖之南，试图帮助恢复吐谷浑国，结果全军覆没。薛仁贵征西以及兵败青海的历史故事在青海地区广为流传，许多当地的民间曲艺以此作为主要的创作题材。唐朝先后在青海东部设鄯州、廓州及河源军、积石军等建制，唐军以此为依托，在青海湖一带与吐蕃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安史之乱”后，唐军东撤，吐蕃彻底控制了青海全境。这一期间是唐蕃文化相互碰撞的时期，同时也是唐蕃文化相互交融的时期。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嫁予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和亲队伍经青海的湟水流域、日月山、海南、玉树草原入藏，开辟了唐蕃古道的友谊之桥，留下了许多在汉藏人民中广为流传的美丽动人的故事。唐中宗时，金城公主嫁往西藏，也途经青海，朝廷还把黄河九曲之地（今青海海南、黄南黄河两岸）作为嫁妆划